

儿 童 文 学

科 学 文 艺 作 品 选

上

高士其 郑文光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陈达林

儿童文学 科学文艺作品选(共二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68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30 $\frac{3}{4}$ 插页1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书号 10019·2979 定价 4.35 元

目 录

序言 郑文光 (1)

〔科学幻想小说〕

- 割掉鼻子的大象 于 止 迟叔昌 (1)
活孙悟空 赵世洲 (14)
失踪的哥哥 于 止 (19)
五万年以前的客人 童恩正 (46)
神秘的小坦克 程 鸿 (58)
布克的奇遇 萧建亨 (64)
“科学怪人”的奇想 迟叔昌 (76)
奇猎记 苏平凡 (94)
强巴的眼睛 王亚法 (105)
心脏停止跳动以后 高炜宾 (110)
金箭号返航 潘 俊 (120)
长生水 章以武 未 燦 (132)
二〇〇一年唐山大地震报告 未 燦 章以武 (141)
珊瑚岛上的死光 童恩正 (158)
陨落的生命微尘 刘兴诗 (194)
火龙的秘密 汪秀兰 王凤海 (218)
震惊世界的喜马拉雅—横断龙 王 川 (230)
第三颗纽扣 陈日朋 (246)

奇怪的蜜蜂	叶永烈	(251)
太平洋人	郑文光	(264)
波	王晓达	(304)

〔科学童话〕

非洲魔术师	冯振文	(335)
啄木鸟的故事	冯振文	(341)
莲子宝宝	秦牧	(345)
小嘴咗	小蓝	(351)
落潮先生和涨潮先生	陈伯吹	(355)
夜姑娘和白昼先生	陈伯吹	(367)
小蝌蚪找妈妈	方惠珍 盛璐德	(375)
湖上的追逐	鄂华	(378)
世界	刘兴诗	(393)
“小伞兵”和“小刺猬”	孙幼忱	(400)
是谁咬坏了果树	沈百英	(402)
爱打扮的鸵鸟爸爸	王坚	(404)
借耳朵	蔡景峰	(407)
小草鱼的新邻居	杨谋	(410)
小油菜的好伙伴	黄世衡	(413)
沙漠里的战斗	春麟 柯集	(417)
小乌龟出世记	大麦	(421)
《错误百出的故事》选	励艺夫	(427)
小蜻蜓学本领	胡臻	(434)
谁丢了尾巴?	鲁克	(439)
怎样过冬?	朱志亮	(446)

- 下雨之前 杨 楠 (453)
忙碌的夜班 鲁 克 (460)
建筑师会议 汪济生 (467)
小蟹找壳 阳 光 (472)
圆圆和方方 叶永烈 (478)
眼睛 乐 牛 (481)
在快活的小溪上 郑延慧 (488)

〔科学诗·相声〕

- 我们的土壤妈妈 高士其 (492)
时间伯伯 高士其 (496)
小鱼 王 术 (500)
在未来的课堂里 张秋生 (504)
美丽的银河 熊梅生 (508)
相声的科学 晓 溪 (510)
尾巴的科学 刘秋生 (517)

〔科学故事〕

- 老邢头碰上什么 张梅溪 (525)
火刑 郑文光 (528)
小花猪的奶奶 秦 牧 (536)
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 郭以实 (550)
黑龙江的秘密 赵 沛 (562)
蛇岛的秘密 伍 律 (611)
密林窖鹿 丁继松 (667)
《野兽医院》选 孙明政 (673)

- 鸟岛初探 王家骏 (693)
《北京人的故事》选 刘后一 (699)
七十年前的一次科学考察 施 珊 (736)
海底“蛙人”访问记 施鹤群 (742)
历史性的航程 赵浩生 (748)
未来世界漫游记 金 涛 (761)
阿尔切特里的林中小屋 郭 华 (788)

〔科学小品〕

- 太阳的光和热 祝 贺 (808)
石钟乳的故事 陶世龙 (810)
绿色的偷火神 映 红 (813)
回声 莫 塞 (815)
看看我们的地球 李四光 (817)
在庆祝建国百周年的时候 华罗庚 (822)
《自然界的启示》选 赵世洲 (825)
《有趣的动物》选 莫 克 (835)
美丽的“孔雀”——西双版纳 徐 光 (844)
“鱼城” 林 哨 (850)
几十万年前的北京 黄万波 (853)
沙漠里的鸟 柯 群 (857)
谁最早发现美洲 马南邨 (860)
替小孩辩护 顾均正 (863)
《海水闹分家》选 孙云谷 (865)
记录在石头上的生命 甄溯源 (872)
地下湖里怪鱼多 黄万波 (875)

谈谈龙和蛟	周建人	(878)
影子的故事	萧道亨	(880)
明天的火车和铁路	茅以升	(887)
洞庭湖上的野鸭	关贯勋	(894)
房屋会“讲话”吗?	杨 谋	(897)
大脑里的“小管家”	楼 象	(900)
“吃”虫的植物	仇春霖	(904)
菊花季节话菊石	古 生	(909)
植物的睡眠	童一中	(911)
谁剥的树皮?	袁 林	(913)
未来的燃料	王国忠	(919)
祝蜣螂南行	黎先耀	(923)
大科学家牛顿的故事	许重远	(926)
三亿年前的日历	刘时蕃	(934)
从鱼到人	周明镇	(937)
龙和龙骨	贾兰坡 贾朔南	(944)
敲瓷碗的启示	郭 治	(950)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刘佳寿	(953)
出色的“杂技演员”	张 锋	(956)
后记		(966)

割掉鼻子的大象

于 止 迟叔昌

戈壁滩上的新城市

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我为了采访大戈壁国营农场丰收的新闻，来到了戈壁滩上的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名字可特别，叫做“绿色的希望”。在五年前出版的地图上，还找不着这么个地名，可是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的旅馆里。服务员提着我的手提箱，把我引进了一个不很大的，但是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

“同志，路上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服务员给我倒了一杯水，又把窗帘拉开了。

“不，一点也不累。飞机又快又舒服。午饭还在北京吃的哩，想不到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已经来到戈壁滩上了。”我走到窗子跟前。“你不忙招呼我，还是先把你们的城市给我介绍一下吧！”

“对了，我想起来了，您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服务员笑了笑说。“请看，前面就是中央广场。广场对面那座白色的大楼是市人民委员会。大剧院就在那一边，看见没有？就是那座淡黄色的大楼，还是去年国庆节落成的呢！那边是农林牧学院，就在那座小山上，有一大堆房子。百货大楼、少年文化宫、工人俱乐

部，都在我们的旅馆后面。您出了大门，向右首拐个弯，就都可以看到了。”

我站在窗口上向下望。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呀，简直跟花园一样！马路又宽阔又清静，两旁的白杨树给马路镶上了两条浓绿色的边。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个白石砌的花坛，美人蕉、大荔菊，五颜六色，开得正热闹。向远处望，茂密的树林象一片绿色的海洋。一座又一座的崭新的大楼，象海岛一样，浮在绿色的海洋上。这里不是戈壁滩吗？我在一本古老的地理书上看到，说这里黄沙连天、寸草不生。谁想得到今天的戈壁滩……

突然，一阵孩子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看大象去呀！看大象去呀！”

从马路的那一头，涌过来一大群孩子。他们一边喊，一边跑。许多大人跟在他们后面。

“什么？大象？哪儿有大象？”我问。

“不知道。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见过大象。”服务员回答。

“可能是动物园新到了大象。”我说。

“不会。这儿什么都全了，就是还没有动物园。”服务员回答。

街上的人愈来愈拥挤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朝着一个方向跑，真象过节日游行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想不透。

“我得去看看！”

我一边说，一边跑出了房门。

割掉鼻子的大象

我挤到了人群里，拉住了一个红领巾问：

“上哪儿去呀，小朋友？”

“车站去！车站到了一大队大象哩！”

“大象？哪儿来的？”

“不知道。”他一边走，一边回答。

“来干什么？”

他不回答我，却指着前面叫：

“看哪，看哪，那不是来了吗！”

前面的人让开路来，大家都退到人行道上。可不是吗，十几只大象排成一队，在慢吞吞地走过来。

“都是一色的大白象呀！”一个孩子叫了出来。

是呀，这种白里透红的大象，连我也没有看见过哩。北京动物园里的大象都是灰色的。看呀，它们慢慢地愈走愈近了。又粗又短的脚，咚咚咚地踏在水泥路面上，两只大耳朵一搃一搃。胆小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靠在大人身上。

“呀，奇怪！”站在我跟前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惊讶地叫起来。
“这些大象怎么没有长鼻子呢？”

经她这么一提，我也奇怪起来了。这群大象的鼻子都象割掉了一样，只看见两个黑洞洞的朝天鼻孔。还有奇怪的呢！……我不禁也叫了出来：

“咦！这些大象的大象牙到哪儿去了呢？”

“一定是亚洲母象，动物书上讲得很清楚，亚洲母象是没有大象牙的。”旁边的一个男孩子说。

“不，”小女孩说。“我想它们可能是演马戏的。为了怕发生危险，所以把长鼻子和大象牙都锯掉了！”

“谁说是演马戏的！”

大家回头一看，说话的原来是骑在最后一头大象上的一个男人。他挥了挥鞭子，又说：

“它们是国营农场的。”

“国营农场的？农场养大象干吗？”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问。

“一定是耕地用的。”一个老公公说。“古书上就说过，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大象耕地。”

“国营农场有的是拖拉机，还用得着大象？”小女孩说。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割掉鼻子的大象队伍慢慢地走过去了，我带着一连串疑问，回到旅馆里。

一封请帖

走到房门口，服务员同志递给我一封信：

“同志，您的信。”

我坐下来，把信封拆开，里边是一张请帖：

悦森同志：

知道你要到我们的农场来采访，我非常欢迎。明天早上，我准备了一个奇迹来招待你。

李文建

8月23日

李文建！真没有想到，他原来在这儿。自从中学毕业分手以后，我跟他就没有见过面。他是多么有趣的人呀。在中学时代，我们俩都喜欢数学，喜欢物理，都参加了“巧手小组”。

那时候，我们俩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幻想。有些幻想是实现了，凭我们自己的两只手。举例来说吧，我们就做成了一个只有手表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冬天把它安在毛皮耳罩上，戴着倒是挺舒服，不但能听广播，还管预防耳朵生冻疮。也有些幻想落了空。有一回我们想：为什么不能给双轮双铧犁安一个马达呢？我们就动手做了一个不太小的模型，也能走，可是犁头一插进泥里，轮子就只会打空转，再也走不动了。

后来我们快毕业了，我问他：

“李文建，你考上了大学念哪一科？”

“畜牧！”他好象早考虑停当了。

“畜牧？”我挺奇怪。“你不是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吗？”

“畜牧就用不着数学和物理吗？”他反问我一句。“那么你呢？”

“进新闻系！”我其实也早就考虑停当了。

“新闻系？好，将来当记者，当编辑。可是对你来说，数学和物理可真用不着了！”李文建很惋惜地说。

“我才不这么想哩！看看报纸上吧，数目字和物理名词不是愈来愈多了？”这是我的回答。

后来我们就分别了，从没有见过面。这一段对话，却至今还在我的耳朵边上。我的话，我在自己的工作里边得到了证实；尤其在采访工业新闻的时候，数学和物理的基本知识的确帮了我不少忙。可是搞畜牧到底用不用得着数学和物理呢？这回见了面，我得好好地问他一问。还有哩，方才看到的大象不就是国营农场的吗？我倒要代那些可怜的大象质问这位聪明的畜牧专家：为什么要把它们自己最爱惜的鼻子连同大象牙一起割掉了？——我知道他的脾气，这一定是他出的主意。

指象为猪

“北京人”牌子的小汽车把我送到大戈壁国营农场畜牧科的办公室门前。

办公室的玻璃门推开了，走出来的正是李文建。他张开了两只臂膀说：

“欢迎，欢迎，记者同志，我的老同学！”

来不及让我说话，李文建就把我紧紧地拥抱着了。他仍旧是那个老样子：热情，爽朗。

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也不知道是太高兴了呢，还是他抱得太紧了。好一会儿我才挣脱了他的手臂，说：

“真想不到……”

“哈哈，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哩！想不到戈壁滩上的早晨，空气会这样清新；想不到所谓黄沙连天的戈壁滩，会到处是一片希望的绿色；更想不到在这充满了奇迹的戈壁滩上，今天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什么奇迹？”我记起了他给我的请帖。

“我们的相遇不就是奇迹吗？哈哈！我到这儿才不过一个月，而你，恰巧也赶到这儿来了！”

“你到这儿来的任务是……”

“你是记者，很明白，你的任务是采访新闻。我呢？也很明白，我是搞畜牧的，我的任务当然离不了喂牛，喂猪，喂羊。这么多年不见，咱们俩本应该谈谈家常。可是咱们还是先公后私，先让你的任务和我的任务结合起来。来吧，你不想采访一下我们的最新的工作成绩吗？”

李文建拉着我走过草地，来到一个大棚子前面。这个大棚子，样子有点儿象飞机库，单是一扇大门，就有四米多宽，五米多高。李文建一按电钮，这看去象钢板一样结实的大门，忽然象又薄又软的绸缎一样，立刻卷上去了。

“真是奇迹！”我不由得说。

“你说的是门吗？”李文建说。“这算不得奇迹。这门是用‘塑胶 908 号’做的。这种塑胶可以压成纸一样的薄片，软得可以卷起来，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可是又硬得连美洲野牛的角也顶不透。用来做牲畜棚子，真是最合适也没有了。这个大棚子的屋顶、墙壁、门，全部是用‘塑胶 908’做的。我们特地采用了这种材料，为了节省屋架的钢料。”

“这就是你所说的最新的工作成绩吗？”我问。

“不是，不是。”李文建笑笑说。“你忘了吗？我的专业是畜牧，不是建筑师。当然，有时候也不得不兼顾一下，但是算不得什么成绩。我们的新成绩在棚子里面呢！请进去吧！”

一走进门，我们被一堵白里透红的肉墙给挡住了。

只见一个又粗又短的尖尾巴，在我的鼻子前面晃来晃去，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风。

“看吧！这才是我们的新成绩，昨天才运到的。”李文建说。“跟你说了吧，我到这儿来的任务，就是在这戈壁滩上大量繁殖我们培育出来的这个新品种！”

“哈哈！”我笑起来了。“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这可不是新闻了。我早知道，这就是割掉鼻子的大象！”

“割掉鼻子的大象？”李文建诧异起来。“谁给起的这个古怪的名字？你难道没有看见木牌上写的吗？”

我抬头一看，木牌上写着一行大字：

白猪——奇迹 72 号

“哈哈，割掉了大象的鼻子就当猪，这就是你的新成绩吗？”我笑着说。“古时候有个赵高，‘指鹿为马’，原来今天还有你这位‘指象为猪’的专家哩！”

“多愚蠢的笑话。我倒要向你提个意见。”李文建突然严肃起来。“象你这样粗枝大叶，是不适宜做新闻记者的。还是仔细观察一下吧，我的犯急性病的记者同志！”

正说话间，那个家伙转过身子来了。它的面貌，虽然我昨天已经领教过了，——两个黑洞洞的掀天鼻孔，两只眯着的小眼睛，大耳朵一搨一搨地，象两把大蒲扇，——可是经李文建一提，这面貌与其说是大象，真不如说是猪。大象的额角要宽得多，两只眼睛要离得远些，再说，鼻梁上也没有这么多的皱纹。但是主要的不同，当然是这家伙没有长鼻子，也没有大象牙。我正在将信将疑，它忽然鼻子一掀，发出一阵“呼噜噜”的声音。这声音分明是猪的鼻息，不过比普通的猪要响上七八倍。我不由得倒退了两步。

李文建笑了出来：“害怕了吗？放心吧。它是猪，不会象大象那样地突然发起脾气来。你不信的话，再看看它的脚吧！”

我低头一看，果然不错，分明是四个大猪蹄子，只不过比例不大相称，显得又短又粗。可是决不是大象那样的直统统的筒子腿。

在事实面前，我不能再怀疑了：

“我承认，的确是猪！真是个奇迹！猪怎么会变得大象一般大的呢？”

“说来话长。我们且回到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地谈吧！”李文建说。

奇迹离不了科学

“我想，”我坐在沙发上，呷了一口加蜜糖的红茶，说。“你们的‘奇迹 72 号’，一定是大象和猪杂交的新品种。”

“杂交？当然，要培育新品种必须利用杂种。”李文建说。“但是要大象和猪交配，目前似乎还有困难。所以我们用的，是咱们中国最优良的四川白毛猪和乌克兰白猪交配的杂种；同时还采用了许多别的方法来改变杂种的体质。——中学时代学的解剖生理学，你大概还没有忘记吧？”

“当然不会忘记。”我一向是以我的记忆力自豪的。

“那么你应该记得，脑髓下面有一个内分泌腺……”

“叫脑下垂体。”我抢着说。

“对了，叫脑下垂体。这个内分泌腺的功能是……？”他好象故意要考我一考。

“它的前部分泌一种促进生长的刺激素。有的人脑下垂体特别发达，分泌的刺激素过多，个儿就长得又高又大。我看到过照片，几乎比普通人高出半个身子。”

“对了，我们走的路就是想法子刺激杂种幼猪的脑下垂体，促使它特别发达。开头，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喂给猪吃，还给猪注射，结果全没有用。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物理的方法，就是用一种一定波长的电波来刺激猪的脑下垂体。果然有效，杂种猪的个儿果然一代比一代长得大。如果你把‘奇迹 72 号’解剖开来看，它的脑下垂体就有桃核那样大，足足有三克半重，比普通的猪的大上七倍多。”

“原来是这样！”我连连点头。“可是我还记得，脑下垂体特

别发达的人，个儿固然长得高大，智力却要差一些。”

“这一点你倒不必顾虑！”李文建笑了笑，说。“我们喂的是猪。我们宁可它长得肥一点，却并不希望它聪明过人，个儿却长得象瘦猴儿一样。问题倒在另一方面，猪的脑下垂体受了电波的刺激，是特别发达了，刺激素的分泌也大大增多了，猪的个儿也愈长愈大了，长里、阔里、高里，都比普通的猪大了五倍。普通的猪一头是一百来公斤，‘奇迹 72 号’长足了，一头就有十二吨半，——一万二千五百公斤。小的时候，它还能到处乱跑。可是它长得很快，一天要长四五十公斤。愈长得大，它就愈不能动弹。最后就象一大堆肉，瘫在地上，说什么也站不起来。还动不动就把骨头给折断了。一转身，就折了脊梁；一抬头，就折了颈项。”

“这是什么缘故？”

“哈哈！这是个挺简单的算术题。”

他用食指在茶杯里蘸了一下，在大理石桌面上写了两行算式：

$$5 \times 5 \times 5 = 125$$

$$5 \times 5 = 25$$

然后指着算式说：

“看吧！猪的长里、阔里、高里，都是原来的五倍，它的体重就是原来的一百二十五倍。可是骨头的粗细呢？讲粗细只能算长里和阔里，因此只有原来的二十五倍。二十五倍粗的骨头，怎么担负得了一百二十五倍的体重呢？结果，猪本身的重量就变成了它自己的致命伤。那是我们事先也没有预料到的。”

“那就得使骨头的粗细再加大五倍。”

“我起先也是这么个主意。可是常言说得好：‘喂猪吃肉’，